

非常经典

放逐灵魂自由的缰绳，回归灵感交织的原点，承载生命中永存的人性，经典成全了至真的情感交流，而名著则成就了至纯的人文关怀。

大卫·科波菲尔 (三)



[英国] 查尔斯·狄更斯

CLASSIC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非常经典

大卫·科波菲尔(三)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经典/张兴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6

ISBN 7-5373-1405-5

I. 非... II. 张... III. 文学—作品—世界—青少年读物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1920 号

非常经典

大卫·科波菲尔(三)

(英国)查尔斯·狄更斯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出版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mm×1168mm 32 开

印张:2000 字数:20000 千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73-1405-5 总定价:5160.00 元(共 200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前 言

铭刻岁月的灿烂，绽放思想的力量。采撷智慧的点滴，汇聚灵感的微妙。经典闪烁永恒的光辉，名著恪守信仰的魅力。名著带我们穿梭时空的隧道，追寻先贤的足迹，触击他们内心深处迸发的精神火花。尽情品味世界文坛浓郁的墨香，彻底释放世界名著永恒的青春，让我们在高于单纯的情感层面的灵魂世界，凝聚来自生命质地的坚韧、唯美、神奇和信念。感受世界名著的原汁原味，就在我们与您相伴的名著之旅。

在这套《非常经典》丛书中，共收录了近50位国外作家的百余部作品，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主题。会聚本套丛书的文学巨匠有莎士比亚、托马斯·哈代、查尔斯·狄更斯、雨果、儒勒·凡尔纳、巴尔扎克、莫泊桑、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马克·吐温、海明威、泰戈尔、卡夫卡等等。大师们将文字编织起来的生活面貌、社会风貌、宇宙神秘，一一展现。我们透过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人、事、物以及存在着的万物时，看到的不是一种时代的距离感和空间的超越感，而恰恰是一种生命的责任感和参与感。对于人本身而言，我们所创造的奇迹和所犯下的罪孽，历史记载着，而我们怎样更好的共存，历史继续着。名著承载着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效应，所以我们不仅仅要把名著作为一种精神升华，更重要

的是真实的思考与诚实的付出。相信青少年朋友们在体验名著的震撼时,一定能将人生的定义更好的诠释,并为自己的人格塑造和完善找到良师。

由于时间仓促加之编者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 者

作者简介



查尔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1812—1870), 英国小说家。他生于朴茨茅斯的波特西地区, 只上过几年学, 全靠刻苦自学和艰辛劳动成为知名作家。

狄更斯一生共创作了 14 部长篇小说, 许多中、短篇小说和杂文、游记、戏剧、小品。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是描写劳资矛盾的长篇代表作《艰难时代》(1854) 和描写

1789 年法国革命的另一篇代表作《双城记》(1859)。其他作品有《奥列佛·特维斯特》(又译《雾都孤儿》1838)、《老古玩店》(1841)、《董贝父子》(1848)、《大卫·科波菲尔》(1850)和《远大前程》(1861)等等。

狄更斯是 19 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代表。艺术上以妙趣横生的幽默、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以及现实主义描写与浪漫主义气氛的有机结合著称。马克思把他和萨克雷等称誉为“英国的一批杰出小说家”。

目 录

第二十五章	吉祥天使和凶神.....	1
第二十六章	我堕入了情网	37
第二十七章	汤姆·特拉德尔	64
第二十八章	米考伯先生的挑战	81
第二十九章	再访斯梯福兹家.....	115
第三十章	一种损失.....	129
第三十一章	一种更大的损失.....	144
第三十二章	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程.....	161
第三十三章	快乐时光.....	194
第三十四章	吃惊的消息.....	226
第三十五章	受挫.....	243
第三十六章	我满怀豪情.....	282

第二十五章 吉祥天使和凶神

在那个头痛恶心、后悔可悲的日子后，我头脑中对那请客的日子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混乱想法，觉得好像那一天被一队泰坦族的巨人^①用杠杆推到几个月前去了。我怀着这想法走出房门口时，看见一个脚夫手拿封信上楼。他那时正在悠悠打发他办差的时间呢。可一见我正在楼梯顶上从栏杆上看他，他就快步跑起来，并做出已跑得气喘吁吁的样子上来了。

“特·科波菲尔大人，”差夫用小手杖碰碰他的帽子说道。

我几乎不敢承认那名字：一认出那信来于爱妮丝，我就十分激动了。不过，我告诉他，我就是特·科波菲尔大人。

^① 希腊神话中的神族，以身强力壮著称。



他相信了，一面把信交给我，一面说要回信。我把门关上，让他在外面的楼梯口等着，然后走回我的律师公寓去。我是那样激动，不得不先把信放在我的餐桌上，又看看那信封，才能下决心拆封。

把信拆开后，我发现那里面是封写得非常和善的短信，只字未提我在戏院中的作为。信中所写的不过是：“我亲爱的特洛伍德，我住在荷本的伊力巷，爸爸的代理人华特布鲁克先生家，你今天可以来看我吗？时间由你定。爱妮丝启。”

为了要写一封比较令我自己满意的回信，我花了那么久的时间，那差夫如果不是以为我在学写信，我不知道他会怎么以为呢。我至少写了半打回信。我起了个头写道：“我亲爱的爱妮丝，我怎样才能把那令人恶心的印象从你记忆中抹去呢？”——写到这里，我不愿再写下去了，就把它撕了。我又另起了个头写道：“我亲爱的爱妮丝，莎士比亚说过：‘某人会把敌人送进自己嘴里，这事多么奇怪，’”（可这口气又使我想起马肯，于是又写不下去了。我甚至想写诗。我按六音诗的格律开头写道：“哦，勿忘，且勿忘”——可这

又令人想起十一月五日^①，让人好笑。经过多次尝试后，我写道：“我亲爱的爱妮丝，你的信就像你本人一样，对这封信，除了这句话，我还能说出什么更高的赞美观？我一定在四点钟来。——特·科”那差夫终于拿到信走了（我一把那信交出去，就不下二十次想把它收回）。

如果博士院中有任何工作人员能感到我对那天所感到的重要性的一半，我就打心眼里相信他已经行了点善，这就足以抵消他在那个腐朽的宗教机构里行的恶了。我三点半离开事务所，并在几分钟内就找到所约的那地方，但是当我终于鼓足勇气去拉华特布鲁克先生住宅左方门柱上的门铃时，据赫尔本的圣安德鲁教堂上的大钟所指，已比约定的时间迟了整整一刻钟。

华特布鲁克先生事务所在楼下进行普通业务，高级的（这一类的很多）则在楼上进行。我被带进一个精巧的小客厅，爱妮丝正在那里编织一个钱包。

她看上去那么安静、那么善良，使我那么鲜明地回忆起

^① 指国会爆炸一案（见本书第十章注），有人做诗曰：“且记，且记，十一月五日……”



在坎特伯雷的快乐和充满朝气的学校生活，还有前天晚上我醉酒后烟气熏熏、傻头傻脑的可怜样儿。由于没有别人在一旁，我又羞又愧，内疚无比，一句话，出了洋相。我不能不承认，我流泪了。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确定，总的来看，我那样做最得体还是最可笑。

“如果不是你，爱妮丝，而是任何其他人，”我转过头说道，“我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一半地不在乎，可当时看见我的偏偏是你呀！我几乎巴不得我已经死了。”

她把手——触到时跟任何其他的手所给予的感觉都不一样——在我胳膊上放了一会。我感到那么多爱护和安慰，不能自己的我把那手托到我唇边，感激地亲吻它。

“坐下吧，”爱妮丝高高兴兴地说，“别苦恼了，特洛伍德。如果你不能打心地里信任我，那你还能信任谁呢？”

“啊，爱妮丝！”我接着说道，“你是我的吉祥天使！”

她一面忧郁地（我觉得是这样）微笑，一面摇头。

“是的，爱妮丝，我的吉祥天使！你永远是我的吉祥天使！”

“如果我真是的，特洛伍德，”她说道，“我就觉得有件事

不得不做了。”

我一脸欲知端详的样子望着她，但我已预感到她要说什么了。

“想警告你，”爱妮丝坚定地看我一眼说道，“警惕你的凶神。”

“我亲爱的爱妮丝，”我开始说道，“如果你是说斯梯福兹——”

“我说的正是他，特洛伍德。”她紧接着说道。

“那么，爱妮丝，你太冤枉他了。难道他是我的或任何人的凶神！难道他不是我的指导者、扶助者或朋友！我亲爱的爱妮丝！喏，就根据你前天晚上看到我的那样子而这么判断他，不是不公平吗？不是不像你的为人了吗？”

“我不是根据我前天晚上看你的那样子来判断他的。”她心平气和地答道。

“那又根据什么呢？”

“根据很多事——这些事本身微不足道，但把它们综合在一起来看，我觉得它们就不是区区小事了。我部分根据你谈到他时所说的话，来判断他，特洛伍德，也根据你的性



格，还根据他在你身上产生的影响。”

她那柔和的声音里，似乎有种东西触动了我心上的一条弦。那条弦只对这一种声音产生反响。那声音一直都真挚恳切。它像这时这样真挚恳切时，就有一种使我顺从的力量。我坐在那里望着她，她则低眼看着手中的针线活。我坐在那里听她说话，斯梯福兹就随她的声音变得暗淡些了，虽然我仍十分爱慕他。

“像我这样离群索居的人，”爱妮丝又向上看看说道，“对世事知道得甚少，竟那么确定地劝告你，竟那么坚持这样的强硬意见，对于我来说已很大胆了。可我知道我这态度因何而生，特洛伍德——因为对我们一起长大的那种亲切回忆，因为对你一切都十分亲切关怀。这就使我非常大胆。我坚信我的话正确，我很肯定这点。当我警告你，说你已经结交了一个危险的朋友时，我觉得对你说这话的好像是另一个人而不是我。”

她沉默下来，我又望着她，听着她，而斯梯福兹的影子又淡了些（虽然它在我心中仍十分牢固）。

“我并不是不近情理到要求你，”爱妮丝停了一会后仍

用先前同样的语调说，“立刻，或能够，改变那已成为你一种信仰的情感，尤其不要求你立刻，或能够，改变那种在你信而不疑的性格中已牢牢生根的情感。你不应该急着那样做。我只请求你，特洛伍德，如果你有时想起我——我是说，”她静静地微笑着说道，因为她知道我这时想插嘴说什么了，“时时想起我——就想想我所说的吧。你原谅我这一切吗？”

“一定要等到你公平评论斯梯福兹并像我那么喜欢他的时候，爱妮丝，”我答道，“那时我才原谅你。”

“不到那时就不肯吗？”爱妮丝说道。

我这么提及斯梯福兹时，我看见她脸上闪过一个阴影，但她又对我微笑了。我们又像以往那样完全地彼此信任了。

“到什么时候，爱妮丝，”我说道，“你才会原谅前天晚上的我呢？”

“到我记起来时。”爱妮丝说道。

她本不想再说这事了，可我有一肚子的话非说出来不可，就硬缠着告诉她。我是怎么失去体面，怎么在一连串的



偶然事件后被带进戏院。说着，我又把斯梯福兹在我不能照顾自己时怎样照顾我细细说了一遍，这才觉得安心了。

“你不应该忘记，”我一说完，爱妮丝就平静地说道，“不仅仅在你陷入困境时，你应该告诉我，在你陷入情网时也当如此，在拉金斯小姐以后的那人是谁呀，特洛伍德？”

“没有呢，爱妮丝。”

“肯定有一个，特洛伍德。”爱妮丝翘起一个手指笑道。

“没有，爱妮丝，说真话呢！不错，斯梯福兹夫人家有一位小姐，她人聪明，我也喜欢和她谈话——她是达特尔小姐——可我并不爱慕她。”

爱妮丝又为自己的眼力而笑了起来。她对我说，如果我始终不瞒她，她认为她应当用小登记簿，像做英国史里历代王朝帝后表那样，把我每次疯狂恋爱的日期、时间、结局都记下来。然后，她问我可见到了尤来亚。

“尤来亚·希普？”我说道，“没有见到。他在伦敦吗？”

“他每天到事务所楼下来，”爱妮丝答道。“他比我早一个星期到的伦敦。我怕他是来干些讨厌的营生，特洛伍德。”



“干使你不安的事，爱妮丝，我知道了，”我说道，“那又会是什么事呢？”

爱妮丝放下针线活，两手交叉着，用她那双清秀温柔的眼睛沉思地看着我答道：“我相信，他要和爸爸合伙了。”

“什么？尤来亚？那个卑鄙低贱的小人竟钻营到这等高的地位了？”我生气地叫道，“你没劝阻过吗，爱妮丝？想想这下会变成一种什么关系呀。你得说话。你必须阻止你父亲采这种疯狂的行为。爱妮丝，你应该及时予以阻拦。”

我说这番话时，爱妮丝仍然看着我，对我的激动亢奋她报以淡淡的微笑，并微微摇头。然后她答道：“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就爸爸谈过的话吗？在那以后不久——顶多不过两三天——他就把我对你所说的事向我作了第一次的暗示。他一面想对我装出这一切是他做主行事的，一面却无法隐藏住为人所迫挟的真相。眼见他在这两种心情中挣扎，让人难过。我很伤心。”

“迫挟他，爱妮丝！谁迫挟她？”

“尤来亚，”她迟疑半刻答道，“他造成爸爸无法离开他的局面。他阴险、狡猾，他抓着爸爸的弱点，先助长它，再利